

四庫

全書



第二一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樂律全書（二）

明朱載堉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律全書卷二

翰林院閣學堂管理樂部郎中李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秦瀛

臚錄監生臣吳錫綵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朕披閱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論音律算法稱引繁
賾但其中較律呂正義一書疎漏歧誤之處正復不
少蓋樂律算法義本相通必須講求貫串以期畫一
即如樂律以黃鍾為本而尺度之長短視累黍為準
但黍有縱橫亦有大小顆粒若用縱黍則較長若用
橫黍則較短其大小顆粒亦如之原難定以為準也
是書所論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說尚為牽
強又書中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
兼注宮商角徵羽字樣未免援古入俗自應仿照律
呂正義逐細添注方為賅備蓋古樂皆主一字一音
如闕闕睢鳩文王在上等詩咏歌時自應以一字一
音庶合聲依永律和聲之義若如朱載堉所注歌詩
章譜每一字下輒用五六工等字試以五音分注未
免一字下而有數音是又援雅正而入于繁靡也即以
琴瑟而論上古操縵亦係一字一音後世古樂失傳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而製譜者多用鈎擘掃拂等法以悅聽者之耳遂使一字而有數音幾與時曲俗劇相似更失古人審音知樂能使人人聲入心通之意且如殿陛所奏中和韶樂從前未免沿明季陋習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音者聽之殊與俗樂相近經朕特加釐正俾一字各還一音目今朝會大典鐘簋鏗鏘備極莊雅業經載入律呂正義彰彰可考獨不可融洽貫通乎著交管理樂部算法館之皇六子永塔及德保鄂奕孝喜常會同精核朱載堉所著此書分門別類務將樂律全書較律呂正義疎漏歧誤之處分列各條公同詳晰訂證如書中凡例體裁逐加考評載於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釐定欽此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二

御製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
憶昔於香山曾聽唐佩琴穆如餘古風謂勝第琵琶音其後定韶樂

皇祖書沿尋乃悟古在絃一字一絃吟

唐佩內府旗人曾出

都統後年老乞休居香山乾隆辛酉年曾聽伊彈琴音節抑揚謂即古樂屢有詩嘉之及後釐定中和韶樂細
輝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一字一彈乃知
古樂琴聲均屬一絃一字非如佩所彈世俗之樂者促
節
虞書律和聲何有揚與沈
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
而總不外一字一彈若一字數彈則有抑揚
往復以圖悅聽之為是俗工曲調非古樂矣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樂律全書

譜亦可謂用心指法雖開俗十六煩弗禁叶甚至譜

讀作七世俗琴譜所載指法右手有二十四勢左手有二十九勢合數字減筆為一字其上半記左勢指法及藏數其下半記右手指法及經數如曰并取散字起筆謂右手散彈左手不按藏也曰七謂七絃也曰七取挑字一七謂右手食指挑絃也字勢讀作三如曰大謂左典中實無此等字可知非古矣
三謂三絃也今載指亦用此指法何異俗譜所載乎
幾不鄰哇淫古人幼而學操縵胥所任授此譜以習安

能喻林林操縵所以和性情人人皆可學而能者以其簡也若如俗譜所為必久工斯伎方可豈人能乎

能乎操縵在所攢四字謂正應長何堪叶朱載堉琴譜所載開雕章

雖一字一絃不用俗譜吟揉碎注抹彈撮掄等五十三勢然一絃之內中正應和同四聲長至十六彈已不勝其死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不允煩手之譏且於琴尚可令配以金石竹匏之類則不成章此實近日命樂工親試而知之者裁損之意亦欲復古不知古人之律原有清濁長短之節然亦祇於一句數字之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中而於詩歌字義究不能晰則古於繁縟徒為悅耳之具而於詩歌字義究不能晰則古人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又安在乎是韶樂用正聲應和同弗侵今中和韶樂一字一彈祇用正聲不用所謂應和同者實亦後人所開增者豈虞書所有哉引今合古戒混古雜今今琴較琵琶古然非古琴謹韓蘇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樂律全書

大手筆可曾此酌斟

按昌黎東坡二人實博古大雅士也其聽穎師賢師之琴胥可謂極力摹寫然亦何嘗不可用於箏瑟之類則與白居易之琵琶行無大殊也穎師賢師不究其禪律而習琴焉不可謂務本而其所彈想亦俗調韓蘇未嘗聞之且一絃一音與一絃數音並未明論其與古合否也以致西清詩話及彥周詩話辯論弗已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予以為愈去愈遠而總亦未

曾指出韓蘇之實未臻處也予翻悔向之以唐侃俗調為古樂而今方知一字一音之為古樂無取繁音悅聽較箏瑟略清之俗調琴也夫學問之道無窮止之日設非今之細心審訂即以昔之俗調琴為古樂矣推之萬理萬事孰不如是予是以老而益勤於學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樂律全書

御製再題朱載堉樂律全書

琴譜路知古樂非見前題載全書更與辨淵微欲求廣

博失精覈

聖製由來總範圍

載堉所著樂律全書于定律審音之道不能會通原委誤解古書師心臆說是以律呂雜用清濁不分其路數不可枚舉茲命皇太子與館

臣等欽遵 皇祖御定律呂正義詳加校覈逐一稽訂証益仰見 聖製精微理明數簡萬

千古不易之準而載堉之謬亦一覽瞭然矣

譜書工尺漏宮商數與徒令意渺茫祇備一家言或可

束之高閣正相當載堉譜中有工尺而漏宮商則足其說古難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小令由來格已卑孫氏那得強上聲填詞載堉譜中將康

標立我孫氏章周頌思文后稷篇後附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一節統標思文后稷章已屬牽強又以互

業黃金字經時曲小令分譜是擬莊雅而入於里一端

俗矣即此一端其全部之錯雜舛謬已可概見

已足該全部不可與言樂可知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註五六

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丞民思

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

入于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

十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

繁縟而近于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太子

永瑤及德保邵奕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疎漏歧

欽定四庫全書

上諭 樂律全書

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別各條載于本書提要之後以垂

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

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

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

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

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高非夏商之高也此其穿

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

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

合之五聲六律祇于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
于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
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為正
古人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中和
韶樂細繹

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為古樂正
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虞鏗鉤備極莊雅朕前
于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于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械

欽定四庫全書

上諭

樂律全書

二

樸干城之詩皆親為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
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以俗調或自行杜
撰不可為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宮商俾操縵安絃之
士皆得矢詩逆歌更足以昭復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
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詩篇內應用某宮某調者俱著詳
審文義定為某宮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樣彙成一
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歌詠分判節度悉符正始元
音庶幾考古而並進于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

至意將來書成時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并將此旨并
於簡端亦不必重為之序矣特諭

欽定四庫全書

上諭

樂律全書

三

御製再題樂律全書

朱載堉樂律全書之謬已見前論茲一再閱其以曲調譜古歌者立我烝民之歌乃調寄豆葉黃而合康衢童謡與老人擊壤歌為一章者其思文后稷章乃調寄金字經附以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八句為金字經之二皆轉轉而成至南風歌為調寄鼓孤桐先以古琴操返彼三山兮十六句而繼之以南風之薰四語更屬狂誕考舜歌南風見於樂記有篇名而無其辭韓非子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一

淮南子史記皆是秦及西漢人未見其辭也鄭康成禮記注云其辭未聞是東漢亦尚無其辭也解慍阜財四句始于家語及尸子孔穎達正義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亦斷為此詩今無是則南薰一曲漢唐人尚疑之惟輔廣以為家語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為得聖人之意云云尸子為六國時人家語乃孔氏所傳且歌辭尚髣髴喜起之遺未可定斷為非虞廷雅奏若返彼三山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二

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乃晉孔衍所編其書今亡惟見于諸家類書所引唐吳兢謂瑟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朱子曰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之詞尤謬知者可一覽而悟也是琴操之紕繆古人早有定評今細核其辭首所云三山即尚書之壺口雷首太岳孔安國傳以為三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均以為地近蒲坂故緣舜都而附會其名其下文鋪叙五老及黃龍負圖之事則出于論語考比讖春秋元命苞皆緯書不足為證其語如後世侈陳符命者所為豈堯舜授受而出此且明云案圖觀讖識始于秦盛于東漢三代之書無識字也擊石拊拊韶鳥獸蹢躅鳳凰來儀乃尚書孟稷篇句凱風自南下同衛風其出于魏晉人偽作不辨可明凱風即南風見爾雅使舜果有此句郭璞注雅何以不引而獨指衛風且凱風南風不應連舉解慍阜財何返悲喟宋郭茂倩樂府雖引之尚為兩章載墳不但不知次擇且妄以贗詩冠于南薰之首以合于俗樂曲牌名

實為昧古義而侮聖言矣若秋風章乃調寄青天歌雖

全用漢武帝辭然漢代歌辭見于漢書樂志及諸籍者

不下數十章載墳何以獨譜秋風辭考明徐學謨識餘

錄稱載墳之父厚烷以進壽表失稱臣及初二仙廟育

才等館皆上僭無狀降發高墻且謂其好為詭故不情

之事欲以釣譽取名載墳或因其父獲罪不無怨懟之

意漢武求仙嘉靖好道載墳或竟寓竟於此亦未可知

也夫援古人俗固載墳之謬樂記云君子於是語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學律全書

道古載墳不知古聖人致治之道又乏考古之識箇莽

滅裂真無知妄作之尤者是於樂理已失豈足與言正

始之音哉因載明其謬並命以其四譜如宮商三百之

例以一字一音譜以正調其載墳杜撰所為之四章亦

按其宮商勒為一編俾知音律者一覽而知其妄庶亦

復古之一端耳

識事

御製乙卯重題朱載堉琴譜並命入四庫全書以示闡

載堉此譜丁未曾題其以俗琴濶古樂且訾韓蘇之未

議及也詳見御製詩集茲偶翻舊稿尚有未盡之意是

以重示聞而識其事

夫琴無可聞也琴之有譜不可不聞也經之言琴者其

制曰五絃之琴樂明堂位中琴明堂位頌琴左傳其名

曰龍門空桑雲和並周禮其用曰鼓詩曰彈禮曰操禮曰操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安絃學記如是而已曷嘗有所謂指法手勢吟猱綽注之

瑣瑣哉嚮於香山聽唐侃彈琴作詩謂即古樂迨後墮

定中和韶樂始悟一字一音之為古而今琴為俗故曾

題朱載堉樂律全書再三閱其踴駁並定全詩樂譜頒

播海寓矣近閱四庫全書著錄有明嚴澂松絃館琴譜

本朝程雄松風閣琴譜二種紀昀等不入之經部樂類

而附之子部藝術類雖本宋陳旸樂書列今琴於俗部

之意微足示雅鄭之別耶然今之言琴者但知煩手淫

聲日引月長習今眩古經部子部樂類藝術類其誰辨之故不得不重聞之俾人易曉也蓋琴之有書自西漢其指法自蔡邕著譜自唐以前譜手勢自趙耶利譜作半字自唐以至於宋雖漢迄今二千餘年亦云古矣然今琴所述者堯之神人暢舜之南風文王之姜里周公之越裳孔子之龜山亦均漢後之法傳三代上之事其然豈其然哉且其所謂神人暢諸操亦必非常時聖人之所作也明馮惟訥編詩紀一書備載於古逸一門蓋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二

亦播撫舊聞以見賅博其間真偽不暇考覈惟訥去古益遠其所編集無足置論夫唐虞之書惟二典三謨實有可信若神人暢不過就堯時任禹之事敷衍成文辭意又多不類即南風歌雖見於家語而家語世已疑其多偽其他姜里越裳龜山等辭想亦皆後人就當時之事撰擬之三代以前恐無是辭也三代以上之琴曰五絃舜之琴曰七絃文王之琴如是而止予惟信三代以上之言至於三代以下之言皆如孟子所謂不可盡信也其指

法若勾挑剔抹者十二律無是音其質字如芒讀作三讀作之類篆籀以來無是字所譜之詩毛鄭以來無是

解故朱子以為尤謬鄭樵以為異端陳暘以為說說曾是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可為所奪哉即以事理論之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蓋人人能之今之琴譜人自為師家自為學彼之所譜此不能通其法甲之所彈乙不能喻其辭琴工學之數年至血指或不成聲古之教者春誦夏弦一時之課而已人生年十三即學樂誦詩使如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三

所云其必三代之為士者皆胼手重繭溺音廢業而後可儀禮鄉飲酒禮工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凡詩十有八篇雅之文王大明皆以祀先王頌之長發秦之大禘章句寔多使如所譜用之燕饗必卜其晝又卜其夜用之祭祀其不跛倚以臨者幾希矣審是則今譜之不可行必非古樂昭昭矣然則琴無譜乎曰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記曰比音而樂之謂之樂此古樂之精言也今詩經樂譜諸器皆

臚正聲此樂之合於古者中和韶樂大典尊嚴行用此樂之宜於今者皆一字一音庶幾得趙彥肅所傳之遺不至於楊傑所譏之失矣尚何琴譜之足云總之古今之界不可不明定樂非自予定實乃自予而顯制作之事戒泥古更戒徇俗即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而辟雍之必宜復均是道也識成以冠兩譜

經部樂類子部藝術類

之首

並命補書入朱載堉琴譜

識聞成因命內廷翰林為簡語以申琴之古今經俗之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四

概而諸臣搜羅所以舉約者幾於目迷五色然既費苦心亦足撮要究勝古今議琴充棟之辭言並命附錄

內廷翰林等政據琴譜指法按語

琴操曰伏羲作琴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王天下始削桐為琴通禮纂曰堯使無句作琴五絃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堯加二絃吳儀琴堂序曰武王增變宮變徵而為七按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其言要為可據又廣雅云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隋志

云周文王加二絃帝王世紀云文王復增二絃是七絃之琴實始於文王也至各家謂文王武王各加一絃其說雖多殊不足信若文王武王先後各加一絃則文王當有六絃之琴而古來從未有此說至吳儀謂武王所加尤為無據徵論儀一人之說不足憑且二絃自來相傳為少宮少商不聞為變宮變徵也自當以五絃為舜之琴七絃為文王之琴

欽定四庫全書

樂律全書

五

漢書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

篇按此琴有專書之始趙定師中龍德皆漢宣帝時人至光武帝命桓譚鼓琴愛其繁聲宋宏即以為耽悅鄭衛矣

玉海唐以前有劉氏周氏琴譜四卷陳懷琴譜二十卷按此琴有譜之始其譜已不可考

崇文總目唐趙耶利琴手勢譜一卷載調絃用指之法又彈琴右手法一卷論指法四百餘言按趙耶利唐太宗時人以手法為譜始此其後趙惟則注明

蔡邕指法趙希廣作指法宋王大方述琴調操名琴樣指法後代琴譜多因之

蔡邕琴賦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復抑按藏推

按此所賦乃用指法鄭樵云古者手勢所象本蔡

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朱長文云蔡氏五曲所謂將

春淥水生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為奇聲異弄難

工之操而叔夜時特謂之謠俗之曲

嵇康琴賦云下逮謠俗蔡氏五

曲且曰乘間造之亦有可觀蓋言其非古也漢儒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製尚且非古況於魏晉之曲乎宋世有琴工嵇元榮

羊蓋之儔率造新聲去古益遠柳吳興憚嘗以嘆恨

著清調論並上樂議唐世琴工復各以聲名家曰馬

氏沈氏祝氏又有裴宋翟柳諸家師既異門學亦隨

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長文所著琴史源流甚

詳所謂曲同聲異蓋人自為之益徵非古矣

琴史謝安石弟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

師士子翕然從學按指法始於漢至晉時尚以為

新聲明非古樂

樂書雅琴之制自漢始也韶樂部中有正聲翻譯字

譜又今鈞容班部頭任守忠注入唐來燕樂半字譜

按今所傳琴譜即半字譜之遺以聲餘字多不可

勝書故取其字之半或至一兩筆如卅即散聲之起

筆也乙即挑之一筆也乃即勾之一筆也丁則打之

半字巾則帶之半字弗則拂之半字至撮為早反撮

為羣全扶為余半扶為矣則合兩半字又少息為省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連為車則有全本字其大指為大中指為中則本字

有義食指為人無名指為夕則半字無義近世指法

闡微一書列右手指法七十有二左手指法九十亦

云多矣及別以一譜較之又復不同非有定也竊以

譜本非字乃號記耳如曲家之工四上尺莫家之甲

乙丙丁皆非有義然各有本字也至以聲餘之故而

曼衍攢簇殊形詭狀不特字書無此字抑且律書無

此音雖自唐有之而不可以入古審矣

樂書古人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
以上為經聲黃鍾及大呂閏徽以上十三聲為緯聲
風雅聲等二十四聲為從聲 按經聲主絃為七音
緯聲主徽為十二律及閏每絃十三徽積九十一聲
樂之道備矣二十四從聲中有茄聲豈古樂所有今
之指法又在二十四聲之外轉益支離陳陽所謂世
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多其無益乎

古樂書琴主散聲

左手不按絃惟以右手彈之

實音次之泛音鄭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聲君子弗貴是以左手綽注吟猱右手疾徐輕重雅
樂禁焉琴理雖淵雅音尚簡指法大略可得而論右
中指內為勾向外為剔食指內為抹向外為挑
大指向內為托向外為擘勾挑同聲為揲抹擘同聲
亦為撮上生下生進互鼓之散實相應 按此雖亦
有勾挑諸法而較之琴家為簡其琴主散聲之說細
按從未琴譜雖至數十音而發手多作卅字蓋散聲
為字之本音也 今中和韶樂皆用散聲 至云雅音尚簡足徵繁

聲之非而一字一音之為古矣

宋史樂志楊傑言大樂七失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
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
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
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
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寓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
者此也 按此於尚書依永和聲之義為得解所云
以一聲歌一言即一字一音也今松絃館琴譜以闕
睢一詩八十字演為十段錄至數百聲未免蹈楊傑
所譏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吳儀琴堂序今之為琴一切異古或一操而變用數
律或一引而涉歷數徽其度曲之無制流聲之不依
永徒煩手搖音播美聽而已 按此切指今琴異古
之弊

律呂指義俗譜惟禁小指太古雅琴連無名指亦禁
若夫左手吟猱綽注右手輕重疾徐古所謂淫聲雅

樂不用也 按吟猱綽注乃琴家俗譜所寂尚者譜
中于即吟才即猱卜即綽即注也朱載堉亦知其
非但不免以鄭亂雅耳

律呂闌微鄭世子樂譜一字例引十餘聲平時操緩
拈弄可也若用之燕享祭祀古人禮文甚繁如歌文
王大明隸詩句又甚多若字字如此引長窮日之力
不足以給矣 按闌微頗遵朱載堉之說而此條獨
加駁難殊為近理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十

通志樂畧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 按鄭樵極貶
琴曲之十二操並韓愈所擬十操非之以為為邪說
異端所襲愚師瞽史所移考琴操晉孔衍所編吳兢
謂其紀事好與本傳相違朱子謂琴操一書載堯舜
文武孔子之詞尤謬智者可一覽而悟也陳旸謂古
琴曲有歌詩五篇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曰
伐檀魏國女悲傷怨曠而作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
會而作曰鵲巢召國男悅貞女而作曰白駒哀世失

朋友而作以詩推之說皆不類豈好事者妄取其名
而詭為之說歟今琴家所譜皆自為一種音聲借古
立名耳如松絃館琴譜內塗山乃禹事涓濱乃太公
未遇事安得有七絃琴而工人以為論音不論事且
如闌睢十段微特與趙彥肅所傳一字一音者不同
並與朱載堉所譜一字十六彈者不同然則載堉一
闌睢嚴激一闌睢豈得為古樂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 樂律全書

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唐開元鄉飲酒禮所奏樂有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闌睢葛覃卷
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莫得聞矣
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按彥肅所
傳十二篇譜皆一字一音諸譜中僅見此耳朱子疑
以為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皆可歌矣夫樂
與詩相比篇篇可歌何所致疑即朱載堉亦有周召
二南一字一音譜而其他仍循俗樂何哉
琴史孔子之刪詩也皆絃歌之三百篇皆可以為琴

曲也至漢世遺音尚存者惟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近世琴家所謂操弄者皆無歌辭而繁聲以為美其細調項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歡欣耳按鄭樵通志謂琴之九操十二引皆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至今琴家諸譜皆以無辭者為勝松絃館譜無辭皆古操名松風閣譜有辭且雜入同時人所作詞朱長文謂三百篇皆可為琴曲誠為卓見然則以三百篇為琴曲斷不可以琴家操弄及細調項曲譜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律全書

之明甚

琴音派別流傳有曰中州曰吳曰浙曰閩吳又分為金陵虞山皆各立門戶互相詆譏按撰松絃館琴譜之嚴激乃明大學士訥之子即虞山派之祖故其譜琴家以為師法琴音謂其刻意復古者仍屬彼法非古樂也至松風閣琴譜乃裊抄前人段數凡十一而以曹溶等贈彼小詞附入真鬻技之人所為耳臣王杰臣董誥臣彭元瑞敬識

謹案明朱載堉樂律全書師心非古喜為臆說尤以算術自鳴而不知其不可用也臣等蒙

皇上訓示取律呂正義與此書悉心較覈實已洞悉底蘊恭請

御製題朱載堉琴譜詩云宜引今合古戒混古雜今誠足以正載堉之誤為萬世法守謹仿凡例體裁將書中歧誤不合者以類相從條列於後雖不必依卷數先後仍將卷數頁數行數注明各條之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律全書

便披閱云

一黃鍾之長九寸見於淮南子史記漢書蓋非虞夏商周之尺乃黃帝造律度十分之九也以九乘之得八十一再以九乘之得七寸二分九釐律呂正義前編中所謂適合九九天數之全非此則十一律呂無由而生此書不宗黃鍾九寸而拘於縱黍之長夫縱黍橫黍之說實由先定黃鍾而以黍驗之耳如先以黍定黃鍾是律由度生豈通論乎